

中國哲學新論
A NEW VIEW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劉紹基著

世界書局 印行

B2
L02

中國哲學新論

A NEW VIEW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劉紹基著

世界書局 印行



10070101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初版

中國哲學新論

(全一冊) 精裝 基本定價台幣：伍圓整
平裝 精裝 美金：柒玖圓整

著者：劉紹基

出版者：世界書局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三一一〇一八三

本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發行人：蕭宗謀
印刷者：世界書局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卷頭語

一、這是一本大膽嘗試之作，想將一部哲學史，改寫成一部有系統的哲學；惟我國經籍浩瀚，作者學淺，能否成功，殊不敢必。

二、中國哲學，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匯合道墨釋諸家學說而成。如用一「道」字釋為中國的哲學，則各家在形上方面所追求的「道」，很少有所不同，或詞異而義同；在形下方面，則或同或異，雖各自成家，實亦不過小異而大同。本書想於異同之間，打通其隔障，明同中有異，異不妨同；中和一體，求和不強求同。

三、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各章，是想將中國哲學作縱的歷史性的重點介紹，乃研習中國哲學的基礎；下篇是借用西洋哲學的區劃，試作橫的剖析與整合，雖將各家學說分類歸併，但仍分別敍述，相聚並未相混。

四、就編撰的方式說，此一重點分明，區劃清楚的結構，對初學及教學者而言，也許有些方便之處；於各家的學說即使稍有割裂，然於各學說本身，實毫無絲毫損傷。

五、作者確信儒家的中和哲學，開闊圓融，能中和異同，無所偏蔽，故萬物可並育，道可並行，應為近代民主政治之所本，或亦為未來國家和平統一之所需。此一看法，是否正確，尚望海內外賢哲評鑑。

六、或以本書之作，純然站在維護我固有文化傳統的立場說話，名為新論，實甚守舊，近乎衛道者的作為。此說誠然。目今世變未已，大有「斯文」將喪的頽勢，有心人士，不能不知所警覺！我希望中國哲學能自成一體系，可與世界的哲學相并列，從根本上消除物化人生的偏蔽思想。

七、本書旨在闡述中國哲學，行文時極力避免夾用西學名詞和術語，在文字上，也力求明白曉暢，絕不故弄虛玄。

劉著「中國哲學新論」序

劉紹基（誠一）以一湖南國立師範學院教育系第一屆畢業生（一九四三），值抗戰中期，聞雞起舞，慷慨從戎，勞績懋宣，洊升位至中將。尋以年逾知命，浩然有「假我數年，五十學易」之志，閉門勤讀，潛心著述，不數載，果成「中國哲學新論」一書，儼然煌煌巨構，殆不下四十萬言，而遠道徵序於余，余與紹基，誼屬師生，情同子侄，佛頭着糞，義不容辭。

紹基自號「誠一」，本著可謂「一」本於「誠」；作者熟讀中庸——其第二十章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我讀此書一過，深深體會到紹基實無愧「紹」述中國哲學的特徵——「天人合一論」之根「基」，而為之數陳排比於「縱」「橫」兩編：「縱的敘述」是中國哲學「重點的簡介」；「橫的剖析」是中國哲學「學說的彙整」。條理井然，體系一貫，而文辭清晰鬯通，猶其餘事。

本書含有甚多創見，可謂指不勝屈。茲姑舉兩點，以見一斑。第一、哲學界行家無不能說中國哲學最弱的一環是知識論。本書上篇第一章第二節，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哲學的內涵包括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三大部 分」，而指出周易繫辭傳論「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爻者非它，三材之道也」，因以推斷「天地之道為宇宙論，人道為人生論，六爻的動變為知識論」（頁三）。作者觀破周易六爻的動變為中國知識哲學，可謂獨具隻眼。真的，中國易學者概可分為象數與義理兩派，前者便專從知識哲學的觀點，由卦象的動變來說明天道與人事。例如三國虞翻解釋「未濟」三三的第四爻辭「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邦」，說：「變之震，體師。……坎為年，為大邦，陽稱賞，四支坎中，體既濟，離三故三年有賞於大邦」。反之，義理派則如作者在下篇第四章知識哲學第七節「方法」項目下所引用「中庸」篇中兩種研究方法：1.自誠明，2.自明誠，去闡明卦爻的意義。第一種即陸王學派所用的直覺法，第二種是程（伊川）朱（晦庵）所用的實驗法。但中國的實驗法，仍就倫理行為之實踐而體驗有得，非如西方之偏於科學應用也。

順便我要勸作者即在知識哲學門之內附添「歷史哲學」，為了中國歷代史家都很講究史學方法；而這，應可

屬於知識哲學。太史公史記一書，特別在最後「太史公自序」這一卷中，表明了他作這部通史的態度，實即是司馬遷自己的歷史哲學。而他論孔子之作「春秋」（中國第一部編年史）說：「春秋以正名分」。不是嗎？孔子答子路問政，極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篇）。當然中國知識哲學（包括歷史哲學在內）的目的，誠如本書作者所指出，幾無不在如大學篇劈頭指示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而這，正是中西哲學一般的互異處。人類理想的真、善、美三者，中國把真與美都歸結於善，西方則多主各自獨立，即所謂「爲知識而知識」（Knowledge for Knowledge's Sake），「爲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

第二點的特色，是本書作者繼清代樸學之後，特闢列了「新學」一門（上篇第九章）。他借用了漢劉歆所自號稱的「新學」一詞，却批評他（劉歆）那個學派，可名「古學」。不錯，劉歆及其後起一羣經師，都是對抗了西漢初期那些專以圖讖說經的所謂「今文（隸書）經學派」，而另用考訂訓詁方法來究明後來續續發見的古舊經典，因而造成了經古文（篆書）學派。紹基又不欲隨清末張之洞輩「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以及民八（一九一九）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諸子所唱「全盤西化」的論調，而稱之爲「西學」。紹基認爲：若說西學，則距今三四百年前明末已盛行輸入西方學術了。而他之所以不依時人濫稱西學，却名之爲「新學」，實更寓有一番深切感慨的內意。他慨乎其言之地寫道：

「近百餘年來（我們先後絡繆輸入西方學術），前者爲圖強禦侮，而爭學驚新，後者却因趨新激進，釀成更大的動亂與禍害。（頁六五）」

「當時新思潮的造成，主要的工作是輸入外國的學說學理，忙於輸入，以致無擇的接收。……既不問學說學理好壞，也不研究國情是否合乎國家的需要，……因以造成國家的動亂，其罪雖千載難贖！」（頁六六）。

紹基所說的太過趨新激進，釀成國家無窮禍害，顯然係指二十年代前後馬克思學說之蜂湧而入，繼則馬列主義爲一般激進的青年知識分子趨之若鶩，不惜飲飪止渴。但紹基，悉避去這些字眼及字句，這種含蓄的文筆，亦足見他的涵養工夫。

本書中的創見或特色，自然不翅上列兩端；恕我已泰半喪明的目力，不能對此巨著遍讀，而爲之掬出。好在

識貨的內行人，自必有琳琅滿目之感，而爲共鳴同賞。至於作者發意撰作此書之初衷，及其發憤讀書，縝緻構思之經過，讀者自可在其自序中看出他用力之勤，用心之苦。先儒張橫渠嘗自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吾於此書，亦云如是。

語云：「士別三日，當刮目相見」，憶余昔與紹基在湘中藍田，雞鳴風雨，戰火漫天，絃歌不息；三十七八年後，始重見之於鯤島。而適值他自行伍退休，潛心苦讀，浩然有著書立說以傳後世之志。人生之悲歡離合，世運之動變推移，彼此相爲嘻吁，情又何能自己！然而紹基此一體大思精之巨構問世，自必一鳴驚人，功在儒林，千秋不朽，斯則不能不爲紹基賀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癸亥中秋節謝扶雅謹序自客美維洲山鄉，時年九十有二。

N. Z. Zia

P.O. Box 42

Shawsville, Va. 24162. U. S. 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Binghamton, New York 13901

Department of History
Telephone (607) 798-2625

Mr. Liu has been known to me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I have followed his academic career since he decided to undertake graduate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analysi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is book is outstanding. His writing reflects his great knowledge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is knowledge makes his study an outstanding and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discipline.

Walter E. Hugins

Walter E. Hugins Ph. D. Columbia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History
SUNY-Binghamton, New York
Fulbright Professor of History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72-74

修惟德博士序言

我和劉先生相識已十多年了。自從他決定赴美進修以來，我曾密切注意他的研究工作。在本書中，他的歷史哲學的分析，是很明顯的。他的筆觸，正反映出對於東西方的歷史和政治哲學富有博大的知識。此等知識，使他的研究在著作的訓練上，有着突出和無與倫比的貢獻。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

中華民國傅爾佈來得基金會客座教授 修惟德 博士

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

San José State University

WASHINGTON SQUARE
SAN JOSE, CALIFORNIA 95192-0117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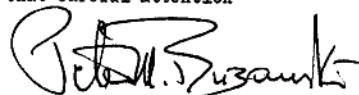
Department of History

(408) 277-2595

布
塞
斯
基
博
士
序
言

July 6, 1984

I have known General Liu for nearly a decade, ever since he became one of my most diligent students, earning a Master of Arts degree in Social Science under my direction. During that decade I have had many opportunities to converse with General Liu on topics of East-West relations,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America's role in the Pacific. I find Mr. Liu exceedingly well informed and well read in these fields, and while I do not always agree with his conclusions, his thought processes are admirable and the Western observer is struck with the profoundity of Mr. Liu's convictions and the carefully reasoned manner by which he attains his conclusions. I recommend that careful attention be given this book.



Peter M. Buzanek, Ph. 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0
Professor of History
San José State University

七

布塞斯基博士序言

自從劉將軍成爲我的最勤奮的一名學生，在我的指導下，於社會科學院獲得碩士學位以來，我認識他已近十年了。在這十年中，曾有多次的機會，就東西關係，歷史哲學和美國在太平洋所擔任的角色等主題，作過廣泛的交談。我發現劉君在這些領域內，非常的博學而又多聞，雖有時我對他的結論不盡同意，而他的思想歷程是可欽的，就西方觀察者看來，對劉君所持的信念與審慎理性的態度所獲得的結論，是深受感動的。我推介對此書應給予審慎的注意。

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

歷史教授 布塞斯基 博士

一九八四年七月六日

自序

民國六十三年，因為想到美國進修，特申請提前退除。抵美後，初意想繼續攻讀政治哲學；所去的學校，是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入校後先拜會哲學系主任伊斯曼博士（DR. EASTMAN），略作寒暄，他知我不是一般學生，乃為我介紹一日籍教授俊章寺河（SHUNSHO TEREKAWA），要我和他多談談，選什麼課，以後再商量。次日下午，造訪俊章氏，他似對我的來歷，略有所知，見面後，非常客氣。他正講授東方哲學，以印度哲學為主，日本次之。名義上要我選他的課，實際上要我幫助他教授孔孟老莊，將來可以作他的助理教授。當時我頗為興奮，即表同意，而且孔孟老莊的書籍，我也隨身攜帶了一些，暗想在外邦人面前，宣揚本國的貨品，相信比起外人來，不會遜色；而且如此，我也可以作長久居留的打算。不過我到美國進修，最初是美軍顧問團介紹給傅爾布來得基金會，由該會約聚五位在台的客座教授研商，正式出名向加州大學推薦者，為修惟德博士（DR. WALTER E. HUGINS）。我在赴美臨行前，他曾寫一名片，介紹我去看他的好友 DR. PETER BUZANSKI（該校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我與日籍教授交談之後，即持修博士的名片往訪，他非常客氣，也肯樂意助人。他以為我既對中國哲學已有根基，不必再選日籍教授的課；且既來到了美國，自以選取西方的學科為最好。我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故又臨時改變了主意，仍選政治哲學及其相關的理論課程研讀，但也因此使我失去擔任東方哲學助理教授的機會，回國以後我對此一機會的喪失，時仍耿耿於懷，遂決心向中國哲學下工夫，以備將來有機會時也許可以用得着，這就是我寫本書的最初動機。

年前謝扶雅師應謝副總統邀約訪台，因昔在國立師範學院唸書時，他是我的系主任、導師、和畢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對我的性向知之較深，並對我的未來，亦關切備至。在台北約有一月的時間，每天除食宿外，幾乎都陪侍請益，於中國哲學方面，領教最多。我指出周敦頤太極圖說，首稱「無極而太極」的說法欠妥，因無極不能直接生太極，必經過有極方可。蓋老氏說：「道生於有，有生於無」。從無到有，從有到太極，方合理致。謝師以我說為是，敦頤為非。因此，乃格外增加了我對哲學研究的興趣。這也可以說是我述作本書的第二個動機。

有了上述兩個動機，強烈的誘導我對中國哲學作廣泛而又深入的鑽研，凡是必要的經籍史冊，無不蒐羅對比閱覽。思維中國哲學，應以儒道釋三家學說為主體，其他如管仲、韓非、墨子、惠施、公孫龍等的學說，雖間亦雜取旁通，但不能視為主流；且除釋家外，儒道兩家的思想，大體皆源出周易。惟儒重人道不背天道；道家則凝視天道而忽於人道。實則兩者所言，道固同一，第輕重有別。道家所言者，非不高，亦非不善，惜其止善於己，無益於人倫社會。釋家晚後移入，先由異端混入道玄，後由禪院夾入書院。道家說無，釋家解空，兩者常混同而難於理，一變而成爲所謂新儒家的理學。由是三家的道，下演而爲理，道中原本有理在，理亦不能離道，不論學者如何解說，概括言之，都說是中國的哲學，當不致有大錯誤。

本書上篇原則上只述而不作，或述而少作；下篇則既述且作，尤重各家學說的整合。在整合的用力上，一面希望能打通各家思想學說的間隔，一面又想借用西方哲學區劃的範疇，將中國哲學也予以等同的區劃。就這一點來說，無疑的是一種大胆的嘗試，因爲中國諸先哲的思想內涵與表達形式，難與一般的西方哲學作同樣的區劃，今欲強爲等同，多少總不免帶了些牽強，尤以知識哲學爲然。中國先哲有時說知言智，多不過是散碎的議論，很少有專門知識哲學系統的建立，墨經與釋家的唯識論，雖設辭創說較多，然較諸西哲的知識論，仍欠週全。爲期易於中西交會，配合適宜，自不免要東拆西移，多費手脚，且亦未敢臆說其完全允當。此或爲一般講習中國哲學者所不願爲，亦爲本書在述作上最大的難處和缺點所在；不過我想此一編撰的方式，可以將中國哲學理出一套系統，搭起一座間架，能與西方哲學較易相提並論。在各章內容上，儘管還有些待商榷的地方，在形式上，也許早該如此，故不畏困難與缺點，大膽的試作，尙望海內外時賢同好鑒諒，並勿吝賜教，當虛心接納修正。

又本書各章節的編排，事前曾送請謝師審訂，謝師曾指示兩點：第一、在形上部分，我原取國人所習用的「自然哲學」。他以爲如用此一名詞，極易令人有混淆的感覺。第二、在形下部分，最好再加社會哲學和教育哲學，附於政治哲學之後。就第一點說，我完全遵師命，改爲本體哲學和宇宙哲學，分別敍述。關於第二點，我只加寫了教育哲學；至於社會哲學，實苦於資料難尋，我不敢完全杜撰。當然儒家哲學，由家齊而國治，原本就是一部很理想的社會結構，惟在政治哲學中，已多所論及，不願再繁瑣作重複的議論，擬待將來有新發現時，再增擴補述。

全書共分上下兩篇，上篇爲哲學史的重點介紹，也是研習中國哲學的基礎。一般初習者或外邦學者，於讀完上篇後，再讀下篇，較易深入瞭解中國哲學之精髓所在。下篇是用西方哲學的格式，敘述中國的哲學，也可以說是將中國各家主流的哲學思想，納入西方哲學體系之內，近乎用西洋的酒瓶，裝入中國的酒，不是「舊瓶裝新酒」，而是用「洋瓶裝土酒」。無疑的是一種創格，賢者或將目爲不倫不類，作者亦自覺有生吞活剥之嫌，然對初學外邦人士言，多少也許有些便利，唯讀者各自領會而已。

爲了本書的編撰，前後約共費了四年多的時間，到現在脫稿爲止，還有很多的地方，都未能自我滿意，不敢貿然印行，目前仍祇能視爲初稿。初稿亦即粗稿，增刪斧削，拾遺補闕，猶待繼續努力。茲以初稿甫竣，特序其原委，藉供時賢同好參考。

中國哲學新論

綱目

一、卷頭語

二、謝序

三、修布二氏序言附原文

四、自序

上篇 重點的簡介——縱的敘述——

第一章 總論

第一節 早期中國哲人的思想 一

第二節 中國哲學的特質 一

第三節 中國哲學史的進程 一

第二章 易學

第一節 序說 九

第二節 史 九

綱目

第三章 子學 一四

第一節 概說 一九

第二節 儒家 一三

第三節 道家 一三

第四節 墨家 一五

第五節 名家 一七

第六節 陰陽家 一九

第四章 經學 三一

第一節 概說 三一

第二節 經解 三三

第三節 兩漢時代經學中的哲學 四一

第五章 佛學 三一

第一節 概說 三一

第二節 宗派简介 四八

第三節 述教義 五一

第六章 玄學 五七

第一節 何謂玄學 五九

第二節 產生的背景 五七